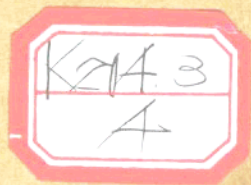


96-120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元

世祖皇帝

世祖皇帝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揚喇勒智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

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復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

漢人不得與馬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

托歡引軍遠陟日煇邀擊敗之

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煇于海右丞相阿巴齊

敵而乘之將士皆北

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巴齊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煇復集散兵三十萬守東關

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還日煇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傳辭不至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願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學交亦力薦之奏

上枋得復遺書學交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怡錫程嬰杵臼斷

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龍柳世英備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而起

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偕行樞密院副使雲丹密實

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重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躪甚非一視同仁之意

况福建歸附之民

之可也御史大夫伊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雲丹

詔皇孫特穆爾三子

行遣 鈞延餘黨和洛霍斯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六 元世祖皇帝

北撫諸軍討之都指揮... 府

五月河決汴梁 下梁... 河決太康通許杞三縣陳頓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尚書御史中丞... 時江浙行省丞相蒙固怙得皮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臣

違失臺臣憚之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蒙固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遂數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刎於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紙付從子自編令勿做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

國為恨耳嗚呼天子實鑒此心聞者莫不悼惜之延佑中賜諡忠憲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鈎考諸路錢穀 初價格摘要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

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吏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價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取盜必多

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

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

意今權兵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婪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價格大怒留京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吐蕃

十一月立價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謗佞之徒方且諛請立石為價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價格使之許

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祜通州武安人王憚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州人私為行臺中

丞當時以為極選會價格當國貴職見之皆屏息遠避文用獨不附之價格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

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時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

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價格愈恨之日捱拾臺事

請于帝言文用懇微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 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 安山在東平州西南下

人臣立碑頌德... 起自漢時... 書後世習... 以宋如羊... 丹功業所... 亦以此以... 忠之謹... 申身復... 之廣州... 出同時... 本行禁止... 格當... 難... 庶不能... 關... 又... 况

北齊書立石
者其不久而
如常日深刺
書至此先處
柄而開後以
代儒流視類
其其視王若
之不齊為道
碑者相去又
不齊者壞矣

會通河為清運
始以後至今
仍其利當案
之始通文氣
即自來之勢
而導之而長
委輸則在人
力之機轉則
其潤澤林多
湖澤流金資
湖南北經流
相貫注然尤
黃淮之機流
術之機速有
人無治法一
水遠宜易言

百五十餘里中建臨三十一以時著清河成名曰會通初平魏國始於堽城在汝水隈作一斗門過汝入汝南通河而東分于
北齊書立石者其不久而如常日深刺書至此先處柄而開後以代儒流視類其其視王若之不齊為道碑者相去又不齊者壞矣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為兵
福建家知政事魏天佑執宋謝枋得至夫都不屈死之 初天佑見時方求才錄薦枋得為功遣使誘之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
嬖言無禮天佑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神見 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
節王莽漢漢勝餓死司馬子長三死有重子泰山輕子鴻毛矣政豈人知此天佑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難嘉興即不
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少茹蔬果積數月因於四月初至燕問太后攬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勸聖疾其留學多使醫持藥雜米
飲進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枋得天資風流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求必亡于二十年
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散立民為為任富貴
子定之讀散骨歸葬信州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奇卜 伯合等及應之劉哈喇巴圖魯 河東人本姓劉 乘間脫歸報
帝帝嘉魯之初海都至杭愛 置冊北元時 皇孫瑪瑪拉太子精吉木長子攝作 率眾與戰失利被圍圍爾哈引勁卒隔陣翼
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圖爾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難難者飲班珠爾河 祿見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 內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備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絮矩為高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哀久之非便且悉還于京師價格以聞
擢為尚書省舍人遣之江南發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
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太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最為例
二十七年夏四月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 後改曰大寧明為衛注詳前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千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

元世祖皇帝

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在蹕龍虎臺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居庸關南口遣謫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錫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趙因諍爾根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早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蓋頰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優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高丞相深累耶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瀾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火初已延等于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脊古特史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戶分地戍守之以哈喇台一軍戍明台伊奇理一軍戍溫處札呼岱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辨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誘爾根薩里葉里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鈞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集賢直學士趙玉頰謂奉御徹哩克曰僧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吹郭北

州故亦縣南東入白河 徹哩克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布呼密問之對曰僧格雖敢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誅之恐為陛下憂

會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僧格辭居帝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魯欲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任者免僧格等官命徹哩克率衛士三百人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手譯爾根薩里

以連坐亦籍其家葉李與僧格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州學士李淪上言僧格為一事致以一罪從方收上請知四出鈞考錢穀民怨而益發天怒而地震火災沛于人皆指僧格用刑之罪而不知葉李與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蔽天下書賜帝覽來曰朕素以誠李剛介直有是耶今召僧格京師置射塗至而李已卒遂罷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蔽

二月罷徹哩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鈞考猶未盡罷罷既而御史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通負錢穀文牘悉至一空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以旺札勒圖卜氏作完澤 為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實罪佐刑部尚書布呼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

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布呼密曰朝廷勳舊舊臣

臣右省尚書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札勒可贊者稽阿哈瑪特家其賂遠近臣皆有簿籍唯無旺

札勒名又嘗言價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故知其可也乃拜旺札勒尚書右丞相呼密克章政事

三月踏價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圖復字子靖撰文至是復已改廉訪使時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亦坐克

夏五月遣西僧嘉木楊喇勒智下獄尋釋之 嘉木楊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環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

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愛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

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國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具斯人之徒歟遂不獲致之謂曰一聘而起母乃太速

乎衡曰不知此則道不行至是國不就集賢之命或問之曰不

如此則道不尊後二年因卒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

下價格獄連其黨約蘇穆爾誅之 崔或言價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朕削

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價格妻黨也尤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

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價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陷時約蘇穆爾長吏及吏寄富人比屋欲銀

連與引備極慘酷民以持掠歿死者載道所值不貲約蘇穆爾者梅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倫曲曉以利害無所措

見鈎考曰急天下輟勤樂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美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府判倚其才

辨復代急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價格

罷尚書省右丞相旺札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相祖廣平人字繼先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衝案理財

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注見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

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

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煊死子日煊襲

位布呼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戰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

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安南負固不臣
暹王命託歡
海口之敗至子
折將損兵至悉
聲罪以張天討

若以其為窮荒
弁服不足以
勤師徒則早當
許以鎮靜付之
不同乃日雖並
未稍知海通轉
遠使俄以入朝
疏勞使仍仍兼
抗命不至豈不
自損威重近元
之世南交於
使化官由持置
奉方不能使之
警備傾誠耳
導至泉西湖端
水以濟運達利
天地自然之利
亦見神策川賦
靈也史元人開
通也河東博黃
漢可謂卓識矣
大版後運積水
津地勢高遠
法非易無怪其
不能紀久生明
多而故遠送其
難於與務也今
別暢流諸泉多
建橋橋廣源而
下雙流會繞某
法庶由表注會
於大通橋其間
於方海之廢者
宜之宜以死臣
不傳者于先

十二月蠲瀘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瀘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僅役為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更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
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戶部上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有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有四游食者不在其數是
歲戶口數世祖本紀分內郡江漢四川食貨志則通天下之數相類不符續編
目降于二十八年數復不合今依本紀錄于足年仍通本紀所分之數總核改詳

壬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朝賀
開通惠河今大通河自通州入白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柳峪白洋村
在昌平州東南神山山水潭流入白洋潭即神山泉也 遇雙塔榆河塔塔在昌平州西北自五林經雙引一故泉在昌平州西南
元人築堰于此神山山水潭流入白洋潭即神山泉也 遇雙塔榆河塔塔在昌平州西北自五林經雙引一故泉在昌平州西南
玉泉池琬平縣西諸水入城匯于積水潭在宛平縣治西北東西一里餘南北半之環築堤從東折而南入舊河也先時所開金水河
自積水潭流大內之左合 每十里置一橋以時著漢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橋之處
金水河潭流大內之左合 每十里置一橋以時著漢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橋之處
往往于地中得舊時輞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遠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
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君盜皆以次就平江南右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
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和爾入瓜哇即古哇國又名蒲家龍瓜哇即古哇國又名蒲家龍瓜哇即古哇國又名蒲家龍瓜哇即古哇國又名蒲家龍
瓜哇瓜哇其面使遠帝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彌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高鄰瑋萬郎國所殺其塔土罕必關耶迎弼求
採弼等遂并取萬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關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貨貝直五十餘萬帝
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關耶之罪弼與伊克穆蘇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誅價格黨喇蘇爾丹等 初價格敗納喇蘇爾丹摩哩皆盜錫都王巨清等俱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價格恣為不
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稼盡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福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皆思食其肉今三人所
伏誅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長子理財欲釋之布呼密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斧珠翅音龍以特格拉津真並為平章政事 斧珠翅音龍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布呼密曰阿哈瑪特價格等相繼謀
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欲效之卒事遂寢卒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政者事特格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特格為司
相從備布札爾之地領者制悉中名號帝命誅之特格曰彼人擅竊利太運帝曰誤卿史官必書之卿之廢人有道何
能反對謂曰臣謂之其人母施以養母再請貸其死臣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膊上癢布札爾備作百查與金

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欲效之卒事遂寢卒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政者事特格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特格為司
相從備布札爾之地領者制悉中名號帝命誅之特格曰彼人擅竊利太運帝曰誤卿史官必書之卿之廢人有道何
能反對謂曰臣謂之其人母施以養母再請貸其死臣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膊上癢布札爾備作百查與金

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欲效之卒事遂寢卒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政者事特格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特格為司
相從備布札爾之地領者制悉中名號帝命誅之特格曰彼人擅竊利太運帝曰誤卿史官必書之卿之廢人有道何
能反對謂曰臣謂之其人母施以養母再請貸其死臣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膊上癢布札爾備作百查與金

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昉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六月詔皇孫特穆爾穆爾軍北邊乃已延遠以約蘇特穆爾代之 時有謠已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護者

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約蘇特穆爾輔行召已延居大同以俟後命約蘇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

已延遣人語約蘇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剪此短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

授置於太傅已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遊之則適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

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約蘇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已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

此與女五年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補劄呼之孫伊徹察喇 初伊徹察喇由長集寨授宣徽使本末官元以院鑄銀玉食光從

帝北征奏曰安國已延伊嚕勒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國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

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及僧格之敗實伊徹察喇潛奏劫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于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歸人父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燭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

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燭不從遣其臣 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燭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

阿里意不熱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或護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為幣奇物遺臣

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調閱本金人姓名與諸王

伊勒吉台今改後仿此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

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

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年有之善用此道天亦

悔禍海內久安此前代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報

甲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已延還自軍中 已延時在大同轉具帝不豫乃驛召還坊說樞密院紀三十年十一月河南

政事平章等上三十一 年抵正月知樞密院事已延至自軍中官位各不同蓋實兩已延也續編自二十八年八月平章

已延平章之巴延則以專命相不為本朝所書已延至自軍中中以入為平章之已延即至自軍中之已延而人混而一合于

著者一為平定江州趙時安王之已延即此已延自大同者也已有傳一為補脫文宗至本朝時書之南元州之已延與托克托等

年又不列姓名惟稱其子已延在實錄其至元三十年已延官中書省平章事末子已延德亦官平章事

元之世以安南 措置軍為天官 前此出師收 即不應再書 遠泊平信命 遠送無委負 困之跡已彰 猶欲以空語 索通以長其 危則何如置之 不問之猶善乎 且日燭抗命不 朝正當嚴其特 持以勸乃使臣 入貢不能示以 成信加拘款以 快人心之憤大 計不加於有罪 而轉慮及行人 大何以全流方 當計乎

卷已為德廷
普人之甚詳
在此舉或以
皇孫高在北邊
恐上都宗室諸
臣起滋英說欲
假此以神道設
教耳不崇世呼
理為元代世尊
既有此輩安敢
久匿不飲直待
身後家貧出第
耶

家徒窮在宋以
祈請使北行留
滯燕都幾二十
數同時奉使者
如高應松即以
不食而卒徒窮
曾居執政稅家
國治復竟不能
持一死以報宗
師仍欲殺獲生
徒觀爾人世難
感與亡而流涕
亦不足以掩其
羞且是迫其相
猶復受處士之

命之本紀當其人厥後以受朱帝張瑄貶而後復官皇武宗時諱者當亦即其人史以其人無可紀故不為立傳今以其人相無所關傳故亦不為特書其為平章以後之事則仍據其傳載但不使是年而已從相無故物之於此

帝廟 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知樞密院事也延總百官以聽詔詔為賦取其一如平日有盜內庫銀者字欲誅之已

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時呼哩曾孫碩迪德也碩迪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幣之或以告或召秘書監丞楊桓兗州人

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改壽永昌此列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翁吉喇特氏妃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

之出實當官車甚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齋授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成宗大赦 皇孫高遠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約蘇特穆爾謂會王噶

瑪拉曰官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曠昔儲閣符璽已有所歸敬事皇太子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已延亦捏劍立殿陰宣揚願

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翁吉喇特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為太師已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還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

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賜予金幣皆不受卒年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布呼密能為陝西平章政事專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布呼密得預顧命丞相旺札勒以其年位在下降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

卿先朝腹心惟朝夕欲匡匡正不遠慮無負先皇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

是耶曰惟此數莖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多爾瑪麻改

民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誦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

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成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語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從朕言有奴告主

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

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乃復留之

元世祖皇帝

說更獨何心能
禽能精治春秋
尤當明於大義
正不得爾其未
受新朝爵秩稱
為庶孽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九

冬十月帝自上都 帝巡狩塞音布拉克一作三不川之地方與紀里番音布拉克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時無以慰宗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越遠京師帝悟始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二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堪命自今從寬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事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伯仲之子為參知政事巴延微爾為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阿里參政梁德珪字伯溫大日中書政務卿等皆懷忿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德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

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微爾平章政事巴延即三十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 巴延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不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是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起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盡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 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遺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便方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

留夢炎致仕 夢炎葉李便方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

三月安南入貢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半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留夢炎葉李便方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

願復舉其聖躬
為所並加軒輊
取本而運其本
尤幸持論之公
聲亦自息於言
不特阿私所好
耳

右呼密願命元
臣惟當朝夕左
右以副委任乃
固願是問列稱
疾不朝是視公
家之害惟以便
其計較之私豈
大直宜出此
而後言哉如其
不謂於眾即其
論以大義促其
出而倚異之類
以是議從遂下
重臣留去其中
直叙下之道哉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價格估勢實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各珠迪音與何榮柱等釐正之

五月升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

州注見路為州 六月汴梁諸路災 汴梁蝗利州蓋州蝦泰安曹州濟寧水安西元陝西行省治京兆至元

中飢議稅厚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依曰民為邦本今飢饉若此若使令下 無及矣請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命亦詳下 詳原字君甫錄州曲代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太師約蘇特穆爾卒 後追封為廣平王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 舊作托里實克之女 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母職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德等部曲及駙馬 濟岱等

官更輒被號召至是詔非奉旨毋得再擅加罪 二月以布呼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事 布呼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

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布呼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布呼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辭曰是 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夏六月頒官吏受條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拉威迪奇 言立法貴乎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 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然終未之改也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眾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 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 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之時且東東西西應捕不思工段

祥與恩賜煥刑皆足窮盜中則保諸盜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同盡力以論之 朝廷如恩以釋之臣則條舉罪即行故既不思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既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疏上

仍擬諸有司追捕盜賊所部領至者工二十餘里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巴延河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其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民作亂江西行省左丞相士選 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 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 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為黨者于

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熟賊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時稱其不伐 西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于五臺山

卸此卷氏通鑑得覽 卷九十一 元成宗皇帝

司徒陸信靈量且使驅迫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臨幸五臺河東廉訪使王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泣稱幸五臺也監御史李元讓上疏請止盡因章封入奏之曰臣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誇佛帝大怒極旺札勒布呼密糧之罪札勒布呼密糧之罪此謂帝后曰我非喜建此寺是也乃罷為通判之非此所知也布呼密糧曰他御史不取言者惟一元糧可賞也旺札勒布呼密糧之責況思良久曰禮字冠則正定人按鳥通判元讓傳李元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法祀縣滿口溢縣北流為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事宜是滿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澤周師州深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澤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木北也滿口今決十有餘步東走歸德橫隄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過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直順水性築是隄以策汎海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道瀛地以為善其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滿口不塞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畢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魚鹽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是後滿口復決隄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澤

交十月奇上祭志都指揮使倅和爾圖爾哈第三子攻破巴林之地故巴林舊有八部城元史志傳考之其地應在今阿爾泰山之北也

阻達喇哈河在阿爾泰山之北也

還擊海都重敗走之巴林時為海都所據倅和爾圖爾哈金山攻之其將特爾特台今地

還突阿噶額勒河與海都援將博拜脫離遇倅和爾圖爾哈渡河感之博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安元珪時人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鈐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調悉皆謝絕

十二月禁諸王騎主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二年春正月增交餉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運豆俱設將奠牲盤

酌馬酒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別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地

星門外名曰拋撒飯飯美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為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精吉木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不可罷尋進拜中書丞左德珪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因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至是並為平章政事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藩歲賜銀幣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軍

素地與水在共 英之世則其道 後世戶口繁 郡邑相望使 隨時增差以 之順故而已若 滿口之決河北 卷彼其害一旦 欲舉千里之田 曠廢者皆在視 其委棄者將 何為以生民保 障即使世運他 舍此狀彼已違 斯民安土之情 况河身變徙無 常豈莫日復決 而高文將是復 何所乎尚文所 陳孟勤實錄 故說探之時勢 萬不可行其後 此之清決復聞 以致乎年清塞

先是在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事宜是滿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澤周師州深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澤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木北也滿口今決十有餘步東走歸德橫隄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過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直順水性築是隄以策汎海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道瀛地以為善其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滿口不塞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畢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魚鹽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是後滿口復決隄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澤

交十月奇上祭志都指揮使倅和爾圖爾哈第三子攻破巴林之地故巴林舊有八部城元史志傳考之其地應在今阿爾泰山之北也

阻達喇哈河在阿爾泰山之北也

還擊海都重敗走之巴林時為海都所據倅和爾圖爾哈金山攻之其將特爾特台今地

還突阿噶額勒河與海都援將博拜脫離遇倅和爾圖爾哈渡河感之博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安元珪時人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鈐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調悉皆謝絕

十二月禁諸王騎主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二年春正月增交餉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運豆俱設將奠牲盤

酌馬酒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別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地

星門外名曰拋撒飯飯美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為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精吉木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不可罷尋進拜中書丞左德珪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因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至是並為平章政事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藩歲賜銀幣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軍

先是在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事宜是滿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澤周師州深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澤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木北也滿口今決十有餘步東走歸德橫隄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過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直順水性築是隄以策汎海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道瀛地以為善其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滿口不塞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畢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魚鹽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是後滿口復決隄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澤

者定由外集
築故不能久資
軍國軍需持論
者乃以為文官
兼驗而不知考
流防工作之由
何其味於識也

般費之數丞相狂札勅言威人之數不償所費又據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爐等運既上時據各名官收納石口陳州等時欲開鐵爐等事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
渠堰廣五七十許不可執政者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漫沒人畜屬餓餓犯行嚴帝
謂有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三月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
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作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趨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
浙江西為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沒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謫海御史劉履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諫入朝 先是高麗王臣傳國于其子孫以孫為高麗王至是有言源僧設司空司徒等官又擅殺無罪及自造曆等事
中書請詔諫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詔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二十八宿外參東南有彗星十三星彗星西南二星曰

駙馬高唐王克埒濟蘇斡羅門之後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先是諸王額布根第六子哈丹沙王之叛克埒濟蘇屢禦之有

功至是諸王將帥共謀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克埒濟蘇獨嚴兵待之文敵果大至克埒濟蘇三戰三克
乘勝逐北馬踰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克埒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塔也非天子命而可再聚乎竟不屈死焉後進封

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後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

爾時翰林學士闊復亦因憂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責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

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喇哈斯為左丞相 帝問闊復曰中書丞相離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遜伯爾復勸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

知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六 元成宗皇帝

可也耶奈何錄
仿效之手

竟不至

命何榮相更定律令 帝諭榮相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畫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

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相卒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 既立令馬國王為左丞相總領于此作俱立與地志不合今依志不書俱 高麗王既復將已而使

臣自其國還者言昨不能服其眾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瑋濟蘇 此又一克瑋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嘉木揚喇勒智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 是日己時依歷法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眾懼保章正統七年齊履謙善繼步

不食在古有之矧己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冬十二月以諤爾根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諤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

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 諤爾根薩里以名列名真

全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兒子海孫 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即武宗 按海孫係作海 鎮漠北 帝以益遠王廣克楚 世祖第八子後封監

于備禦命海孫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勒

芝喇幹 芝喇幹 烏魯氏功臣察罕從孫 按 芝喇幹 烏魯氏功臣察罕從孫 按 芝喇幹 烏魯氏功臣察罕從孫 按 上民所不便實餘事于朝其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

俸民力少減焉

疏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后有賢德及是崩諡徽仁裕聖皇后 后事昭著極聖皇后教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

夏五月緬阿散哥也 五立之立普哇拿阿迺提才遣雲南平章政事薛綽爾 薛綽爾 薛綽爾 薛綽爾 薛綽爾 薛綽爾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王執兵見阿散哥也 乃率其黨囚王子牙罕因弒之王次子麻剌刺哥撒八奔煇京師詔遣薛綽爾等率行省

兵二千人往討之 兵二千人往討之 兵二千人往討之 兵二千人往討之 兵二千人往討之 兵二千人往討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哈

手承之 手承之 手承之 手承之 手承之 手承之 俾早聞此信與亦吾子孫之福也終以白雲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贈魯國公

得早聞此信與亦吾子孫之福也終以白雲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贈魯國公

得早聞此信與亦吾子孫之福也終以白雲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贈魯國公

秋八月更定陰叙格 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餘以是為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西南蠻世稱八百有妻各領一寨故名其地 媳婦為擾其勢張甚至吳旺扎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

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動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劉深

及哈喇台一作哈喇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童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

復言麾之出

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克埒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

若止依本俗行事寔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詎言設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克埒濟蘇不能和輯

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今貴州貴陽府元 劉深等取道順元今貴州安順府 蠻酋宋隆濟黔西宋隆濟有真定人宋景陽奉詔平定摩蠻因置大萬谷落等連兵反

十萬人中外騷然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命求水西地名黔西 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卒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

萬置黔之西府後改為州屬貴州大定府 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泉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眾感之隆濟遂

連賊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 統置明改新貴知府張懷德力戰賊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自雲南遣兵救

之賊眾稍却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諸蠻 先是緬阿散哥也遣其弟赴闕自陳殺主之罪乃罷征緬兵及是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

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綽爾等移征緬兵討之

八月誓出井入紫微垣 凡四十六日而滅後二年誓復出紫微垣七十四日而滅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桑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幹改仿此 諸部大舉入寇海桑躬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什

子伊奇哩氏 射都都幹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字布哈免薛綽爾為庶人 先是薛綽爾及高慶等圍緬未奉移兵金齒之詔慶等已受緬人金賂倡言交者瘴癘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元成宗皇帝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袁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童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養音布哈
其先太原人自唐時平播州世有其地兀等率四州雲南湖南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救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
處分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清瑄初為海運糧餉使後又以清為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
偏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屢歲宸廡相望車馬填塞賄巷從僕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祖進撫其不法

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羣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事于遠方初二人被逮
人章托克托所贖其罪托克托以聞帝喜曰托克托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眾

劉深引兵還 宋隆濟累攻貴州不解深等構畫遺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糧糈不至棄士卒殺傷殆盡
書錄曰八百總編乃流商小費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隆濟者言經過之地官重山嶺深林其害甚矣
倉皇退走使師九奪地千餘里又發各兵之兵以圖隆濟隆濟者言經過之地官重山嶺深林其害甚矣

二月帝有疾 命復念恩任威深從從者他日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思威兼濟功乃易成
若復念恩任威深從從者他日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思威兼濟功乃易成

三月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遜依爾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元路明為軍民府今改烏蒙元路明為軍民府
府屬東川今路明政屬慶州芒部元路明改鎮碑軍民及武定元路明為南威楚元路明為州今改昭通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于推算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 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此中
祭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 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此中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贓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寘免獄五千二百七十六事
官數本至元二十二年補制已詳前注今因更定八府故復載之職元史百官志至元中書省平章或增至六
員蓋已非復舊制是年所以更定也乃以府之制止見成宗本紀百官志不載此又志有規漏今依本紀輯

劉深邀功起費 又復肆行誅獲 赦變方其罪 固無可貸 人既抗王師 即為國法所不 有自當登罪 勅以伸天討 而播國成陳天祥 乃請下詔招 謂彼必自相 傾覆沈之見 誅事機無論 伐不停弊難 止即使其能 降附而變表 情反覆又何 信乎其後而 乘相承端能 以供朝野為 詞則司事者 之病奴失宜 不得謂天祥 于失常也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請在线購買：www.ertongbo